

不再分東和西：柏林之旅隨想

余創豪

chonghoyu@gmail.com

最近我和太內子遊訪了德國柏林，首先，我想告訴你，這不是一篇具有一貫主題的系統性文章，在這裡我只是想表達在旅途中所見所聞的雜感。我的感觸可以用「夢想成真」這四個字去概括，但我的意思不是旅遊異國的梦想成真，而是對許多人來說，追求自由的夢想終於實現了。



發不可能實現的夢想

旅程的第一站是勃蘭登堡門（Brandenburg Gate）。「拆掉這堵牆！戈爾巴喬夫先生！」這個講話是美國總統朗奴列根於一九八七年在勃蘭登堡門前發表的，當列根決定將這些句子加入講稿時，有些幕僚建議他不要這樣做，因為這些刺激性的說話可能會得罪蘇聯和東歐集團。越南戰爭後，許多美國的外交政策專家都認為美國不可能打敗蘇聯，列根的鷹派態度只會導致全球性的災難。

然而，一九八九年柏林牆終於倒塌，兩年後蘇聯解體。很多人批評列根的頭腦過於簡單，但我卻喜歡他簡單而清晰的主張。在【唐吉柯德】中有這幾句：「發不可能實現的夢想，抵抗無法匹敵的敵人，忍受難以承受的悲痛。」要實現夢想，首先我們必須令不可能成為可能。很多時候，我們以為一些東西絕對不可能發生，因為恐懼令自己看到的障礙比它實際上更鉅大。

除了德國之外，這一次旅行我們還遊覽了愛沙尼亞（Estonia）。在一九九一年之前，愛沙尼亞被禁錮在蘇聯的鐵幕之內，一九八九年，亦即是柏林圍牆倒塌的同一年，波羅的海區域爆發了「歌唱革命」，在立陶宛（Lithuania）、拉脫維亞（Latvia）、愛沙尼亞，超過兩百萬人形成人鏈，以歌唱去表達要求自由。一九九一年蘇聯沒有開過一槍便放開了立陶宛、拉脫維亞、愛沙尼亞。從外表看起來，蘇聯軍隊好像很可怕，但是經過七十幾年倒行逆施之後，蘇聯經濟已經陷於崩潰邊緣，軍隊很長時間都沒有收到工資，逐漸失去了戰鬥意志。換句話說，蘇聯只不過是一隻紙老虎。

「我是柏林人」

在參觀柏林期間，我們也在許多其他的歷史名勝中停留過，包括了柏林空運紀念碑和博物館，還有舒恩堡大會堂（Schoeneberg Town Hall）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德國的首都柏林被分割成兩個區域，東柏林由蘇聯接管，而西柏林則由英美法控制。一九四八年史太林企圖鯨吞整個柏林，於是封鎖了西柏林



，這圍堵令西柏林人缺水缺糧，朝不保夕，杜魯門總統決定通過空運，提供食物和其他資源給西柏林居民，最後蘇聯放棄吞噬西柏林。柏林空運紀念碑和博物館就是為了紀念這事件而設。

舒恩堡大會堂是肯尼迪總統發表其著名演說「我是柏林人」的地方，我們的導遊是一位經歷了這些歷史事件的老婦人，她告訴我們，一九六一年蘇聯支持東德建起柏林圍牆，當時西柏林人非常害怕自己的城市會落入蘇聯手上，一九六三年六月肯尼迪總統來到西德時振臂一呼，發表了「我是柏林人」的演說，表示他與西柏林人同舟共濟，西柏林人因而感到安慰。不幸的是，四個月後肯尼迪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被暗殺。

今天回頭一看，我們可能會以為歷史中發生的事件都是必然的後果。但是，在每一個關鍵時刻，決策者都承受著巨大的風險。在柏林空運期間，蘇聯軍隊可能擊落美國飛機，並且引發一場戰爭。肯尼迪以高姿態表示美國不會放棄西柏林，他在古巴導彈危機更加和赫魯曉夫對著幹，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一觸即發。我無法想像，若杜魯門、肯尼迪放棄西柏林，歷史的長河將會如何改道，甚至泛濫缺堤。



故地重遊

在旅行團中有一位團友說，對他而言此行是充滿感觸的，因為他和他的妻子曾經是從東柏林逃出來的難民。為了保護他們的隱私，我姑且稱他們為卡爾和露絲，以下是他們的故事。

二戰結束時卡爾只有六歲，不幸的是，他的家庭在東柏林。當時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，糧食亦源源不絕地輸入西柏林。相反，蘇聯從東柏林抽取資源，東柏林人只有挨飢抵餓的份兒。

在柏林圍牆豎起之前，柏林的列車可以來回東西兩邊之間，當列車從東柏林走近西柏林時，東柏林的軍警會檢查乘客，如果旅客攜帶很多行李，或看起來很緊張，軍警會阻止他繼續前進。一九五七年，卡爾決定逃往西柏林，他乘坐列車時只帶一個袋子，因此軍警並沒有懷疑他。不用說，當列車停在西邊時，他馬上離開列車而再也沒有回頭。他在西德住了幾年，並在那裡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露絲。

露絲也是通過相同的途徑逃離東柏林，她說，蘇軍大肆地強姦德國婦女，她情願冒險逃亡。當時每星期平均約有二千名東柏林人逃到西柏林，本來露絲的哥哥也離開了東柏林，但他的女友仍然留在家鄉，所以他決定回到東德，但其後果是十分悲慘的，回去後他被判入獄八年。

卡爾和露絲在一九六四年移民到美國，因為卡爾在美國的親戚贊助他們移民，起初卡爾不懂英語，幾年後他掌握了英文，並開始在 IBM 工作。他在五十四歲便退休，而露絲更加早，在五十歲已經退休，如今這對夫妻在地球上到處遊歷。

卡爾和露絲於柏林牆建造前逃出東德，之後來離開東柏林變得難於登天，許多試圖投奔自由的人被警察開槍打死。

結語

在一個大時代，一方面生死榮辱不能由渺小的個人去決定，史太林、赫魯曉夫、戈爾巴喬夫、杜魯門、肯尼迪、列根等重要政治人物作出的決定，卻影響了千百萬人的生命。但另一方面，每一個人仍然有一些有限的選擇權，卡爾和露絲決定放下在東德的一切，換取了下半生的自由。然而，露絲的兄長卻不能揮慧劍、斬情絲，結果送羊入虎口，只落得一生坎坷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信知尤物必牽情，萬縷柔情覺命輕，無奈情天孽海，卻誤盡幾許蒼生。

在遊覽過程中，我們還參觀了查理檢查站（Checkpoint Charlie）。在冷戰期間，兩面的檢查站劃分了東西柏林的界限，查理是一個廣義的名稱，泛指駐紮在西側檢查站的美國士兵。如今，一些街頭藝人打扮成查理大兵般，遊客可以支付兩歐元與他們拍照，街頭藝人憑此賺錢，而遊客亦自得其樂。

往事如輕煙，但對很多人來說，往事並不如煙，反之，人生中滿載難以承受的沉重。

